



Productive Aging

老有所为 ——在全球的发展

——实证、实践与实策

主 编 梅陈玉婵
南希·莫罗·豪厄尔
杜 鹏

北京大学出版社



今天看来，我们对“老有所为”做出更全面的理解，以促进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我以为，“老有所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家庭意义的、社会意义的和个人生命价值的。家庭意义的“老有所为”指的是在家庭范围内的老有所为。中国的观念不同于西方，中国的（或华人的）家庭观念家庭观，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上家庭常常指的家族，至少在涉及养老问题时，它指的是血缘关系的三代人（祖孙三代）的生活共同体。在这里，老有所为可能是从生活领域退出的老人帮儿女料理家务、照看孙辈。当然，老年人有事做，做了很有意义的事，而且经济上外溢的状况也较放心。在中国，这种家庭内的老有所为是普遍的。社会层面的老有所为是指家庭之外的社会领域从事的有益活动。老年人可以从事志愿服务工作，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技能从事咨询、培训、指导等工作。这些活动有许多是完全自愿性的，有一些老年人会象征性地获取报酬。个人生命价值层面的老有所为是指老年人从生命意义而言的，是个人生命历程中充实的重要阶段。老年人如果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潜能，可以看作是积极的老有所为。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老年人都能够从事上述三个方面“老有所为”。一般来说，那些知识文化水平不太低，退休前有些社会地位的老年人，在社会层面上“老有所为”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老有所为

——在全球的发展
——实证、实践与实策

梅陈玉婵

主编

南希·莫罗·蒙厄尔

杜鹏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有所为在全球的发展——实证、实践与实策/梅陈玉婵,莫罗-豪厄尔(Morrow-Howell,N.),杜鹏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301-21542-5

I. ①老… II. ①梅…②莫…③杜… III. ①老年社会学-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C913.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3048号

书 名: 老有所为在全球的发展——实证、实践与实策

著作责任者: 梅陈玉婵 南希·莫罗-豪厄尔 杜鹏 主编

责任编辑: 董郑芳 陈相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542-5/C·083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6印张 244千字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前言

梅陈玉婵 南希·莫罗-豪厄尔 杜鹏

至2050年底,非洲以外的大多数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球总人口20%以上,60岁以上人口总数将超过15岁以下人口。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预计寿命已接近80岁,并将继续延长。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也极其迅速,且往往呈现未富先老的态势。80岁及以上年龄组成为世界范围内增长最快的人口群体。与此同时,出生率持续下降,到2020年,全球生育率将首次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在年轻人口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如何为不断激增的老龄人口提供经济和医疗保障,这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老有所为”或“生产性老龄化”的概念作为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方案之一被提出。这一理念强调了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老年人的健康、教育水平不断提高,70、80甚至是90岁以上的老人仍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然而,老龄人口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更没有被充分利用来应对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带来的挑战。作为员工、志愿者和照料者的老年人有能力从事有偿或无偿的劳动,成为社会的重要“资源”而不是“包袱”,因此许多国家都在考虑修改不合时宜的相关政策和项目。

世界各地在人口老龄化议题上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因此能从彼此的经验中受益。各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尽相同,社会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各年龄段人群的社会参与程度,同时不同社会独特的文化价值观也影响着服务老龄人口的相关政策与项目。通过研究和教育合作能够帮助各个国家更有效地应对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在山东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发展中心(亚洲)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于2009年在山东大学召开了首次关于生产性老龄化的跨文化对话的会议。与会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并着手筹划2011年的第二次会议。本书收录的论文就是2011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老有所为在中国的发展:实证、实践与实策”国际研讨会的成果。这次研讨会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社会发展中心、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共同主办。在此我们对以下赞助单位的慷慨资助表示感谢:香港田家炳基金会、香港择善基金、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发展中心(亚洲)、美国东南密歇根州社会发展基金会以及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校长办公室。

这次研讨会围绕老年人作为照顾者、志愿者、工作者以及终身学习者四个角色的贡献展开,本书沿用了相同的老有所为概念框架来组织论文,并加入了三个来自台湾地区、新加坡和美国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最佳实践模式。论文集收录了以实证为基础的现有项目和政策,介绍了老有所为的机遇、挑战以及知识需求。我们希望这次由老年学学者、专业服务人员以及政府官员共同参与的研讨会能够促进研究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并推进各国相关政策与项目的发展。

在本次2011年的老有所为研讨会后,2012年台湾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以及香港大学秀圃老年研究中心也举办了以“老有所为”为主题的会议。会上,研究人员、专业人士以及政府官员继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探讨如何将老有所为作为加强家庭社会和谐、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策略。由于老有所为这一议题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我们相信类似的国际合作、交流、会议必将持续下去,同时希望本书能够为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提供参考。

对于本次大会的成功,我们要感谢多个组织和多位学者。首先,我们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邬沧萍教授,他在会上就中国老有所为研究的发展做了卓有见地的发言。邬教授作为“中国老年学之父”,在60大寿之后仍继续为老年学界贡献了30年,身体力行实践着老有所为,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他在会上肯定了我们英文“productive aging”一词翻译成“老有所为”,指出这与中国老龄政策学

术论文的用法一致。同时他强调,广大中国农村老人仍在发挥余热,照料支持他们的家庭、孙辈,尤其是进城务工的成年子女,因此老有所为不应只看成是精英和知识分子的特权。

我们同时要感谢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对大会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他对于老有所为在中国社会的真正内涵所做的精辟阐述。他指出中国老年人的老有所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贫困、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由于生存所需被迫担起抚养家庭的重任,另一方面经济状况较好的老年人更有可能出于帮助他人的动机而自愿参与老有所为服务。王教授认为社会应当为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和终身学习的机会,鼓励他们贡献自己的才能。同时王教授强调,老有所为政策和实践的发展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技能,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进一步发展老龄服务,中国应当努力培养更多的老年社会工作者。

最后,我们要感谢来自 Michael Sherraden 教授以及华盛顿大学社会发展中心一贯的大力支持。Sherraden 教授对老有所为概念在学界的提出、发展与应用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他借助与亚洲同行数十年的合作关系,帮助建立了老有所为这一领域的国际学术网络。没有他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我们也期待他继续作出贡献和支持。

此外,我们对 Springer 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表示由衷感谢,正是由于他们的通力合作这些论文才得以以中、英文同时发表。

以下作者的英文论文发表在 Springer 出版社学刊 *Ageing International* 的 2012 年冬季特刊(主编: Nancy Morrow-Howell、梅陈玉婵;37 卷 4 期)中:

杜鹏、王菲;陈功、高羽;陈章明、梁芷瑄;陈礼美;梅陈玉婵、Myra Glajchen、陈华娟、孙鹃娟; Denise Burnette、孙鹃娟、孙飞; 孙鹃娟; Victoria Rizzo、Arminda Gomes、Amy Chalfy; 汤烽岩、Eunhee Choi、Rachel Goode; Marcia Kerz、James Teufel、Michele Dinman; 杨培珊; Kanwaljit Soin、Amy Tan; Nancy Morrow-Howell、王艺; 林一星。

目 录

序 文

- 从消极生产性老年到积极生产性老年 王思斌 / 3
在“老有所为在中国的发展：实证、实践与实策”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邬沧萍 / 7

理论框架

- 老有所为在中国：政策变迁和框架构建 杜鹃 王菲 / 11
北京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态度和行为变动趋势 陈功 高羽 / 24
老有所为：香港推动长者积极参与之政策架构与方案
陈章明 梁芷瑄 / 39

老年志愿者

- 日本老年志愿服务：政策视角 陈礼美 / 57
纽约华人社区老年志愿者项目的发展：以实证为基础的方法
梅陈玉婵 陈华娟 Myra Glajchen 孙鹃娟 / 69

照顾他人与就业

- 中美祖父母隔代照顾的比较述评
Denise Burnette 孙鹃娟 孙飞 / 87

照顾孙子女的中国老年人：老有所为在中国的实践和政策

孙鹁娟 / 104

照料他人与抚养子孙——对山东农村老年人口的调查研究

王广州 张丽萍 / 120

利用老年服务机构与大学的合作关系来研究非正式的照顾者

喘息服务项目

Victoria M. Rizzo Armindia Gomes Amy Chalfy / 141

美国老年人就业和退休

汤烽岩 Eunhee Choi Rachel Goode / 153

以社区为基础的老有所为模式

美国 OASIS 机构：以社区为基础的老有所为模式

2

Marcia Kerz James Teufel Michele Dinman / 171

活化老年角色：台湾“活化历史”方案的成功范例 杨培珊 / 189

WINGS(新加坡雅乐妇女会)——帮助女性安度晚年的新型亚

洲模式

Kanwaljit Soin Amy Tan / 206

老有所为的研究方向

老有所为：跨文化研究议程中的要素分析

南希·莫罗-豪厄尔 王艺 / 219

推进大中华区老有所为活动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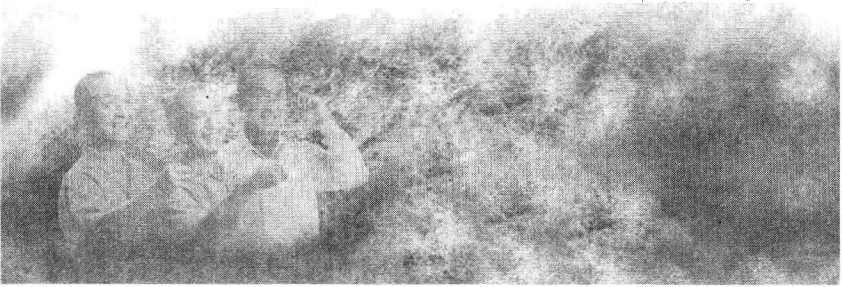
林一星 / 232

附录

本书相关作者信息

/ 243

序文



从消极生产性老年到积极生产性老年

王思斌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尊老传统的国家，现在也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同时，处在剧烈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又是一个老年的至尊地位在被不情愿地弱化、老年人在逐步被边缘化的社会。老人的地位和作用，它们的文化意义、社会含义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正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国特别是在农业社会的中国（这里是经济意义的和文化意义的），老年人普遍有“活到老、干到老”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这实际上是那些身为农民的老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从事的操劳。就是在他们的生产性产出对家庭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情况下，老人依然从事物质生产、看护孙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或间接地“尽力给家里贴补一些，而不是只等着吃饭”（意思是不能只消费、不产出）。在这种意义上，老年人的生产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迫不得已，这就形成了消极的生产性老年。当然，这里的“消极”不应理解为老年人的不情愿，而是指不得不应对贫困情境的逼迫。实际上，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时，满意感还是会油然而生，但这不是生活无忧无虑时的那种满足感和愉悦。当前，中国还有相当大规模的老人处于这种状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老年人的贫困状况在发生普遍改善。对于那些有退休金、摆脱了贫困之扰的老人来说，如何做到真正有意义的“老有所为”，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在中国，“老有所为”是作为政府的一项政策理念而提出的，它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有所为”一般指的是退休老年人要“发挥余热”，即在退休之后要做一些有利于社会的事情，做些公益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包括对儿童少年进行历史教育和传统教育以及社区公益等。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后，“老有所为”除了包括上述活动外，也有一些刚刚退休而且有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老年人参与开办民办学校，或参与民办诊所。在这些活动中，参与的老年人既感到有事可做，生活变得充实了，也得到了—些经济上的补偿。这是既有利于社会，也有利于自己的事情。

今天看来，我们要对“老有所为”做出更全面的理解，以促进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我以为，“老有所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家庭意义的、社会意义的和个人生命价值意义的。所谓家庭意义的“老有所为”指的是在家庭范围内的老有所为。中国的家庭观不同于西方，中国的（或华人社会的）家庭观是大家庭观，在现实生活的具体形态上家庭常常指的是家族，至少在涉及养老、养育下一代时，它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三代人（祖孙三代）组成的生活共同体。在这里，老有所为可能是从生产领域退出的老人帮助儿女料理家务、照看孙辈。这样，不但老年人有事可做，做了很有意义的事，而且子女对孙辈的状况也比较放心。在中国，这种家庭内部的老有所为是普遍的。社会层面的老有所为是指老年人在家庭之外的社会领域从事的有益活动，包括教育下一代，梳理历史经验，利用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做咨询服务工作，等等。这些活动有许多是完全公益性的、志愿性的，也有一些老年人会象征性地获得经济补偿。个人生命价值层面的老有所为是针对老年人的心理感受而言的。老有所为是个人生命的充实，是自己生命意义的张扬，也是老年人生活愉悦、精神生活充实的重要基础。这种摆脱了基本生活压力而贡献自己能力的活动可以看作是积极的老有所为（或积极的生产性老年）。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老年人都能够在上述三个方面“有所作为”。一般说来，那些知识文化水平不太低、退休前有些社会地位的老年人，在社会层面上“老有所为”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从消极老有所为向积极老有所为（或从消极生产性老年向积极生产性老年）的过渡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因为积极的老有所为更好地反映了老年人的生活价值——他们的生命意义和社会价值。要使消极的老有所为变为积极的老有所为还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老年

人个人做出多方面的努力,其核心是使老年人解脱生存困境并提高他们老有所为的能力。首先是要发展老人福利政策,使老年人做到衣食无忧。从涉及全国范围的调查资料来看,中国绝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小部分城市老年人还有物质生活困难之虞。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的“老有所为”可能主要是消极意义上的。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发展社会福利政策,其中包括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对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照料,以及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这些政策对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提供了帮助,正在部分地解决老年人的生活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些老人福利还有待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要提高老年人“老有所为”的能力。老年人的经验是任何社会都珍视的财富,它促进着社会文化的延续,有利于代际团结和社会团结。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积极的老有所为更是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有效做法,如在社区中年轻老人对高龄老人的慰问和服务,建立社区老年自助组织,通过“小饭桌”、接送服务帮助有需要的儿童和他们的家庭,都是年轻老人可以做得到的,这也是老年人的“社会性生产”。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老一代的生活经验有一部分可能是过时的或正在变得过时。这就需要老年人继续学习,提高自身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中国政府在老年人政策中提倡“老有所学”,在很大意义上是倡导老年人通过学习以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比如老年人学习书法、绘画、摄影等,这既可以使老年人有事可做,也可以陶冶老年人的性情。如果从较宽意义的“生产性老年”的角度来看,老年人也要进一步学习服务于他人、服务于社会的知识和方法,以更好地做到“老有所为”。因为在社会剧烈变化时期,某些社会需求越来越带有“现代的”、“个性化的”意味,要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满足这些社会需求就需要服务提供者有适宜的价值观和服务方法。在这方面,学习一些社会工作知识和不太复杂的服务方法,对于希望“老有所为”的老年朋友来说是有帮助的。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要将老年服务寄托于年轻老年人,而是要积极发掘、合理利用老年资源,服务社会,使老年群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发展老年社会工作,以组织、支持和发展老年群体。发展老年社会工作和老年志愿服务,不但会促进对有需要的老年人士的社会服务,增加社会性产出,而且也有利于作为提供服务者的老人的自我发展。

积极的老年、生产性老年或“老有所为”是人类社会特别是老龄社会的重要课题。2011年8月,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社会发展中心、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联合召开了“老有所为在中国的发展:实证、实践与实策”国际研讨会,这是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协作努力,此次会议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成果。本书将会议的主要学术成果结集出版,对推动“老有所为”(生产性老年)领域的学术研究,对推进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期待着老年社会工作和老年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老有所为在中国的发展：实证、实践与实策”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邬沧萍

我十分赞赏这次会议的命题，命题对中国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我认为把“Productive Aging”翻译成“老有所为”，非常达意，比翻译成“生产性老龄化”更准确，更容易为公众理解。在中国译为“生产性老龄化”也无可厚非，有它的历史和认识根源。中国提出老有所为先于普遍认识人口老龄化，因为老有所为的出现，同当时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和中国开始建立退休制度有关；也与当时和“再就业”有关的概念，诸如“返聘”、“延长退休”、“顾问”等同时出现。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重经济、轻社会的传统思维相当普遍，凡不经过市场或不在正式部门工作和服务的，如在家庭、社区、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的无偿的志愿工作，都不被视为对社会有贡献。因此，翻译成“生产性老龄化”似乎顺理成章。在中国还没有认识老龄化之前，所讲的老有所为主要针对城市的干部或知识分子，在农村的和非干部的老人都在视野之外；尽管中国农村老年人进入老年期后，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但是他们很少被认为是老有所为。在世纪之交，中国已进入老龄社会，今年全社会已有 1.8 亿老年人，中国的经济、社会、社区、家庭情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把老年人对社会的贡献仅限于城市的生产、就业及和市场相联系的工作和服务，已经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必须看到，今天中国的老年人绝大多数都对社会继续作出贡献。

这个命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用大量事实证明：老年人并不是“逢老必衰，逢老必病”，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社会的资源，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是不会枯竭的，反而是会继续增加的；更重要的是，老有所为的提出使人们认识到对人口老龄化没有必要忧心忡忡，悲观失望，而应该满怀信心，积极应对，居安思危，在应对老龄化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对老有所为一直十分重视，已经把它写在法律条文上，也制定了许多促进老有所为的政策措施，诸如，组织老年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织“银龄工程”，组织各种促进老年人发挥作用的社团，如，老教授协会、老龄科技工作者协会、老龄医师协会、老龄保健协会等，在各地开办老年大学作为平台，促进老年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目前中国所讲的老有所为大多数指的是为数有限的精英阶层，对城乡大多数老年人的老有所为认识、促进和发挥得不够。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有数以亿万计的农村人口迁入各大中小城市和乡镇，城市出现大量的流动人口，除农民工外，还有随迁儿童、随迁老人。在城乡都有大量的人户分离的家庭，有很多空巢、独居和高龄老人，也有很多祖孙隔代家庭，因此，出现大量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大多数老人除了从事生产外，家庭中的家务劳动、儿童照料、老年人护理等在很大程度上仍由老年人继续承担。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一些老人从照料者逐步转变为被照料者。因此，新进入的老龄群体，任务更加繁重，这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中国老年人在基层发挥的作用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稳定功不可没，但这个问题一直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健康水平普遍提高，平均寿命由原来的40岁，提高到现在的75岁，北京和上海已达到近80岁，这就为老有所为创造了可靠的健康条件。国家和社会还必须为基层老年人在家庭、社区和社会等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老年人也应该更新观念，提高独立性，克服“骄”、“娇”二气，积极参与社会。社会提倡“孝亲敬老”，也要鼓励老年人关心下一代，在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回报社会的责任，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充分条件。

理论框架

